散客

我们不一样 [illegible]

西湖有散

插图 叶露盈

更多精彩文字详见杭报在线@西湖频道
(http://westlake—hzrb.hangzhou.com.cn/)
欢迎来稿E-mail:xihusanke@126.com

走神
赵华伟

南船北马 九州通衢

“江南的才子北方的将,陕西的黄土埋皇上。”当下,能引起地域之争的不仅有豆花,还有烧卖(麦)、茴香等。差异无处不在,有些细微,需要睁大眼睛才能看到;有些显著,任谁都能说出一二;有些中庸,无对无错,就算争到地老天荒,也是徒劳;有些执着,只有在固定场合才能分出输赢。淮河以北,长江以南,水土不同,风俗各异,不管是吃喝琐事,还是婚丧大礼,都是天壤之别。

先说遣词造句,虽然同属汉语语系,可方言口语所形成的鸿沟却历历可见。北方把鲁莽之人,叫作“二节梁”或“二”,也有叫“愣头青”的,江南则称为“痴头痴脑”或“十三点”,“痴”字十三笔,“十三点”还是“痴”的意思;北方称虾子为“马虾”,意为像骡马那样欢蹦乱跳,江南则叫“弯簪”,弯曲如簪子,因形起意,生动别致;类似的还有长嘴水壶,江南称为“水屌”,倒水时如同男人撒尿,即使有书面的“铫”字相对应,也无人愿去理会。北方把感冒叫作“发烧”,江南则称为“发寒热”,听起来颇为文雅;北方把处世中庸叫作“和稀泥”,江南则叫“捣(淘)糨糊”;北方把走街串巷的小生意人叫作“杂货挑”,江南则称为“货郎担”;就连普通的白面“馒头”,一到江南,也入乡随俗地变成了“刀切”;至于“陀螺”,在江南的名字更滑稽,被称为“贱骨头”,意为不拿鞭子抽就不肯动弹……诸如此类,数不胜数,意思相同,叫法却千差万别,难怪历朝历代都有通行的官话,否则,只能以形传意了。

语言属于明面上的东西,容易辨别,若说起生活细节,不留心则极难发现。在北方,人们洗脸是直接撩水扑脸或以香皂敷面,揉搓干净后再用毛巾擦干;在江南,是先把毛巾浸润透彻,然后一点点地在脸上搓,虽然都离不开毛巾,用法却不尽相同。男人小便,北方一般是松开腰带;江南则直接从裤子前脸的拉链中进出。吃面也有不同,北方的人们多是嘴巴大张,将面条一根根或一团团挑入,使劲嚼;江南的人们是先伸出舌头,将面条放在舌头上,再把舌头缩回,缓缓咬;北方吃相粗犷,江南则比较矜持。生活上的差异还有很多,比如,江南女人热衷于做管家婆,喜欢支应家庭收支,有“男人是个耙子,女人是个匣子”的说法;北方女人则更愿意当“甩手掌柜”,大小事务,包括钱财,全部交由男人打理。南方与北方在生活细节上的差异无法一一而论,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,都是以方便实用为原则。

饮食是个大项,南北差异更显著,不说菜系,不言酒水,那些是大学问,只说食材和制作方法这些细枝末节的。尚未成熟的黄豆荚,在江南被称作“毛豆结”,将两端剪去,加上蒜泥爆炒,入口后一边吮吸一边吐皮,常被视为应季节的美味;也有剥壳去皮,与茭白、肉丝等相拌炒食。北方盛产黄豆,这样的吃法却闻所未闻。这还不算,几粒毛豆,还造就了一个女人的苦难,若不是为了剥豆,阿毛就不会被狼衔去,祥林嫂的悲惨境遇也就无从谈起。南瓜藤也是江南的一道名菜,依然是蒜泥爆炒的通行做法,但在北方,即便南瓜藤长至枯黄,也绝少有人问津。再说生食,北方生食的蔬菜品种众多,韭菜、白菜、黄瓜、西红柿、洋葱、辣椒等,都可生吃,一到夏天,或调或拌,或泡或腌,做的吃的不亦乐乎,但江南没有这样的生猛吃法,就连用来增味的蒜泥,也多是熟制。江南可生吃的食物有一种倒是别致,就是“醉虾”,以酒水等佐料将虾腌至半晕,入嘴,尚能蹦跳,口感极为鲜美,但在北方人看来,这却是一道十分另类的菜品。

南船北马,九州通衢,地域环境的不同生发出众多的差异,哪个是对,哪个是错?哪个是好?哪个是劣?若让我评判,既无对错,也无优劣,适合的就是最好的,无论是生活习惯,还是衣帽鞋袜,若再扩展之,也包括你追寻或追寻你的那个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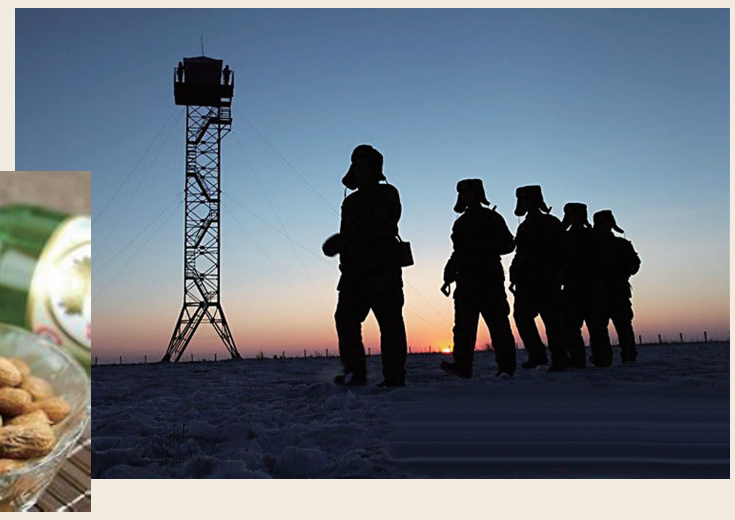
看见
姜豆/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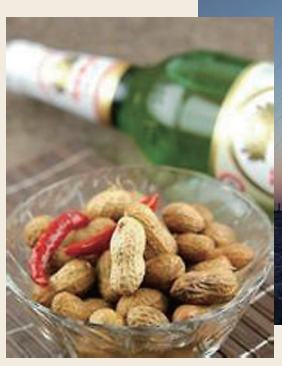
碰撞的酒碗微醺边塞的黄昏

两包花生,几罐啤酒,听萍水相逢的阿良讲述他铁马冰河的戍边往事:

零下30摄氏度的新疆塔城哨所,半人厚的积雪,累得吐血的军马,碰撞的酒碗微醺边塞的黄昏,雌性动物是稀有的,于是,连长和当地卖牙膏的年轻女人缠绵了一段欲说还休的情愫……

突然间,对那样的生活,竟心生向往。酒虽干,故事未完。





私语
王太生

婆婆凳儿 打碗花

婆婆凳儿,是柏树的果子,从前我们小孩子都叫它婆婆凳儿。婆婆凳,外婆的小板凳,是一个人姗姗学步时,曾用过的扶手、拐杖。小孩子扶着、搬着,就渐渐学会走路了,丢掉了心理上的依附。

婆婆凳儿,极像外婆的小凳子,捏在手心,有一种很浓的怪味儿,柏树的树脂味。

一棵树,它的味道,在果实上很浓郁地体现。可见,婆婆凳儿是一种奇特的果子。柏树长在墓地,幼时邻居沈家大门,天井里就有埋着祖宗的坟冢。院墙边长着两棵柏树,捕鸟时,站在西侧的围墙外,抬头就见到柏树上挂着许多婆婆凳儿。

婆婆凳儿,鸟不啄,缀在柏树条缕间。小孩子却喜欢,摘了,把它藏在衣兜里。

小时候,缺玩具,婆婆凳儿就是一种玩具。婆婆凳儿,圆圆的,有五只脚,像一只小圆凳儿,放在手心四平八稳,小孩子好想坐在上面,可是婆婆凳儿只许童话里的七个小矮人坐在上面。

婆婆凳儿,一只平民色彩极浓的小凳子。那时,经常看到炸炒米的驼背老头儿,坐在小凳子上,一只手添加木炭,一只手摇着爆米机。修鞋子的皮匠,也坐在小凳子上,拱起的腿膝,夹着一双鞋子。修鞋人的整个世界,全在一张全神贯注的小凳子上。小凳子成了手艺人的随身家当,难怪小孩子也这么喜欢婆婆凳儿。

婆婆凳儿,有一种实物的比照和心理暗示,容易让人想起外婆的小凳儿,坐在上面听外婆讲故事。

同样有心理暗示的是打碗花。那时候,大人说,摸过打碗花的手,容易打碗。

一只碗,在许多年前,很精贵。小孩子一不小心,落到地上,把碗打碎,是犯了天大的错误,少不了挨揍屁股。小孩子不想挨打,就不敢去摘打碗花了。打碗花就长在一丛丛乱枝上,绿的叶,淡粉的花,煞是好看。小孩子禁不住诱惑想去摘,一想到那咒语,心便有憷憷,摘一朵花好难哦,心里七上八下。

待到忐忑地摘下一朵,凑到鼻尖去嗅,淡淡的清香。碗状的盛开,形如盏。花蕊上,有淡淡微黄的粉质花粉。

摘打碗花,容易打碗,不知道是真,是假?一朵花与一只碗有什么关联?如果是因为摘过了打碗花的手,暴殄天物,小孩子当天又不慎将碗滑落打碎,这不是说一种巧合,还是某种心理暗示。

越不想发生的事情,偏偏发生了,怪就怪摘过打碗花的手让人心虚。但是,小孩子没有玩具玩,让他不摘打碗花那他才不是小孩子。

打碗花长在路边,伸手可及,是一道天然的花墙。贩夫走卒往来匆匆,墙里有墙里的诱惑,墙外有墙外的精彩。

寻打碗花并不难,不像婆婆凳儿藏在柏树松林里。我至今弄不明白,它为什么偏偏叫打碗花?是担心小孩子玩物丧志,懈怠了手中的饭碗,还是欲阻止小孩子折花,拿一只釉色光洁的碗来吓唬他。

现在,婆婆凳儿少了,打碗花偶尔做路边的绿篱。孩子不再玩婆婆凳儿和打碗花了,他们不再满足一只球果和一朵花。

而回望来路,人生不论什么时候,都需要一张凳子、一只碗,这才是安身立命。

尘事
华子

老虎窗

小时候家里租住公房,每个月房租也就几元钱。虽然房子简陋了点,但大杂院里却挺热闹也挺和睦。

春天的鸡雏,夏天的葡萄,秋天的向日葵,还有冬天的冰凌和雪人。哪一样都无法从记忆里抹去。一闲下来,便会像电影般在脑子里回放:晚上,占床而卧的老黑猫,清晨,咕咕聒噪的小白鸽,还有那,只有一方天空的“老虎窗”。这些遥远而又清晰的画面,构成我逝去的童年和青春,现在也只有在梦里才回得去……

我家的老屋本没有“老虎窗”,只是在我十二岁那年,为了搭阁楼才修建的。这以前我都跟奶奶睡,日子长了奶奶说:“都小伙子了,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。”于是父亲买来木材,请来木匠为我打造那方天地。

那天,木匠爬上屋顶,揭掉几十年不曾动过的青瓦,在屋脊上挖出个一米见方的洞。幽暗的室内,一下射进来大片的阳光。亮得人睁不开眼睛。木匠将预先制成的窗框钉在顶梁上,然后用方木档搁在窗框的顶端并往下延伸至二梁,再用很大的铁钉将其固定。不多时老虎窗的雏形便出来了,看上去真有点像一只蹲着的老虎。因为要赶着去上课,后面的情形自然没有看到。等放学的时候,老虎窗已经矗立在了屋顶。尖尖的人字形的屋檐,窗框被刷成暗红色,配上透明的玻璃,感觉有点像城堡。我忽然觉得,住在这阁楼里,俨然变成了白马王子。于是从那天起,便天天做着白雪公主的梦……

没过几天,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对白色的小鸽子。鸽笼就放在老虎窗边上。老猫和鸽子是天敌,得时时提防着它,大人甚至将它杀了的想法都有过,但我始终不同意。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和睦相处,就像我和我们的邻居。

三个月过去,小鸽子会飞了。我从地摊里淘来一对鸽哨,套在它们的脚上。早上起床第一件事,就是打开鸽笼将它们放出去。当它们闪着翅膀飞上蓝天的时候,我的心早就不在地上了。听着从头顶倾泻下来的嗡嗡的鸽哨,仿佛白雪公主就在眼前。

寒冷的冬天过后,鸽子开始下蛋了。母鸽天天守着它的宝贝,一动不动。公鸽每天从外面衔来一堆新鲜的果子,给母鸽,一趟又一趟。幼鸽破壳的那天,我和它们的父母一样的兴奋,守在鸽笼边,竟忘了上学。

那年轰轰烈烈的“文革”开始了。放学路过杭十中的时候,见报廊里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大字报。身穿绿色军装臂戴红袖章的学生,站在高处大声地叫嚷着。起初觉得新鲜,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喊口号,到后来就觉得无聊。也就在那一天,我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——老黑猫躺在我阁楼的床上死了,眉心中了一发气枪子弹。我怎么喊也喊它不醒,于是忍不住泪如雨下,失声痛哭。若不是鸽子们“咕咕”的讨食声,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到现实中。

疯狂的日子没能延续,而年轻人的冲动却丝毫不减。终于,有一天,他们上山下乡去农村和边疆。当然也包括我的姐姐。她串联回来时,给我带来了一条小狗,之后,就去了农村。送她上车的路上,我突然转身哭着跑回了家,把一对心爱的白鸽装在笼子里,让姐姐带走。我想,有白鸽的陪伴,姐姐一定不会孤单。

多少年过去了,姐姐和我都已是花甲之年。然而,对“老虎窗”的记忆却丝毫没有减退。我们常常在一起感叹:回不去了,我的童年……